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十二章 情敵

藕絲不斷，藥性難投。梨娘臥床兼旬，迄未能愈，鎮日昏昏，如被鬼祟，不語亦不食，不睡亦不醒。曾幾何時，而花羞月閉之梨娘，已花萎月暗，瘦不成人。繡牀一尺地，變作愁城萬疊，枕邊被角，繡遍淚花，斑斑點點，梨娘一人見之耳。嗚呼，吾書至此，吾為梨娘危，吾不能為夢霞恕矣。忍哉夢霞，既以一封書逼其病，更以一封書加其病，是直立意欲制梨娘之死命，豈復尚有人心者？嗚呼，路旁枯骨，仁者動心；門內哭聲，行人變色。夢霞與梨娘其感情果屬何等，而忍以無聊之語，作催命之符耶？世不乏有情人，能不為梨娘叫屈！

雖然，夢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，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當用何藥也。誓言既出，萬難追悔，欲對症發藥，雖足愈一時之病，而盡拋往日之情，夢霞之所不肯出也。其意若曰：梨娘病，我與之俱病；梨娘死，我亦與之俱死。死生事小，惟此嘔心瀝血之誓言，當保存於天長地久而不可銷滅。其作書慰問也，明知梨娘閱之，其病有加無減，以傷心語作了世事，亦心有所不能安，情有所不容已耳。嗚呼，梨娘固在病中，夢霞雖不病，亦無日不在奈何天中，以眼淚洗面。一日十二時，心戀神傷；一夜五重更，魂飛夢杳。自聞病耗以來，不知為梨娘絞出多少淚汁，瘦減幾許風神。人遙兩地，實已四目全枯，使兩人此時一面，當必有相對失聲者。易地以觀，其苦適相等耳。

榴火飛紅，荷錢漾碧，斯何時耶？非已屆各校之暑假期耶？夢霞離家數月，歸思如雲，固急盼夫假期之至，得以離此愁城，還我樂土，慰老母倚閭之望，且得與久別之劍青握手言歡，重敘天倫之樂事。今假期已屆，而梨娘之病，尚無起色，歸心雖急，不得不為之滯留數日。夢霞不能捨梨娘，又烏能捨病中之梨娘而掉頭竟去耶？然梨娘之病，非急切所能愈者，梨娘一日不癒，即夢霞一日不能歸。日來憶念梨娘之心，與思母思兄之心，交戰於胸，輾轉萬狀，一重愁化作兩重愁，人非金石，何以堪此？嗚呼夢霞，恐亦殆將病矣。

相持不決，兩敗俱傷。為梨娘危，又為夢霞危矣。孰知梨娘之病與前此夢霞之病同其病情，且同其病態。不數日間，梨娘已不病，夢霞且得歸。如此驚波，如此危象，頃刻間煙消雲散，了無痕跡。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古人不我欺也。蓋屆此各校放假之時，梨娘忽於鵬郎、秋兒外，多一侍疾之人。梨娘得此人，固思得一對付夢霞之法，心事已了，病亦旋愈。此侍疾者何人？梨娘病中之救星，而實夢霞眼中之勁敵也。

記者暫擱筆，先有一言報告於閱者諸君。諸君已知夢霞與梨娘為《玉梨魂》之主人翁矣，不知此外固更有一寶中之主，主中之寶在也。此人未出現以前，《玉梨魂》為一種情書。此人既出現以後，《玉梨魂》為千秋恨史，有離奇之情節，無良好之結果矣。其人何人？厥名筠倩，崔氏之少女也。

閱者諸君尚憶及《玉梨魂》第一章「葬花」一節乎？夢霞所葬者為已落之梨花，庭中不更有方開之辛夷乎？梨花為梨娘之影，而此弄姿鬥豔、工妍善媚之辛夷，又為何人寫照？知閱者蓄此疑問也久矣。豔哉辛夷，有美一人，遙遙相對，但此人來而夢霞與梨娘之情將愈淪於悲苦之境，記者所以遲遲不忍下筆也。

記者於此更有一疑問，欲為諸君解決。夢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，知否崔氏之眷屬舍梨娘、鵬郎等以外，尚有筠倩其人？諸君試檢閱第二章夢霞之詩，其詠辛夷一首末有「題紅愧乏江郎筆，不稱風前詠此花」之句。此詩固非借花寄興、漫無所指者也。特筠倩肄業於鵝湖女學，每月一歸省其親，夢霞僅於初至時，一識春風之面耳。

今請先略述筠倩之歷史。崔父生子女二人，長為鵬郎之父，次即筠倩也。筠倩十歲喪母，孑獨無依，視梨娘若姊，梨娘亦視之若妹，時梨娘亦年僅十八耳。梨娘出自大家，素嫻文字，筠倩質美而秀，慧根種自前生，於是又以梨娘為師。閨房之內，衣履易著，几案同親，其融融泄泄之象，即求之同姓之姊妹，恐亦無此親昵也。乃未幾而梨娘遽喪所天，銜哀終古。筠倩僅此一兄，中途分手，悲慟與梨娘相等。淒涼身世，孤苦零丁，兩人同嗟命薄。從此親愛有加，相依若命，大有一日難離之勢。平日間雖不無外家姊妹、鄰舍嬌娃，慕兩人之慧美，時來閨中伴寂寞，忸怩作狎昵態，兩人殊淡漠遇之，不甚與之款洽。而若輩猶相鬪不休，或招赴踏青之游，或約共鬥草之戲，兩人由是益厭之，竟謝絕焉。嘗笑相謂曰：「此皆俗物也，胸無點墨，貌豐而肥，涂脂抹粉，醜態畢露，見之令人作十日惡，那有閒心情與若輩周旋哉！」噫，諺有之：癡人多福。若輩俗則俗矣，而命乃獨隆，一生飽享家庭之幸福。彼不俗者，才清貌秀，矯矯不群，不為惡物摧殘，定遭天公妒忌，負才畢世，飲泣終年，千古紅顏，竟成慣例。「世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」嗚呼，小青之言驗矣，彼梨娘與筠倩，非皆小青之流哉。

筠倩年漸長，益秀麗，柔姿媚態，傾絕人寰。而一種兀傲之氣，時露於眉宇間，有不可親近之色，所謂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者非耶。戊申之秋，肄業於鵝湖女學，得與四方賢女士交，眼界為之大擴，學術因之驟進，一泄從前禁錮深閨中無限不平之氣。每歸語其家人曰：「黑暗女界，今日始放光明，而環顧吾同胞，猶沉埋地獄不知覺悟。吾他無所惜，所惜者梨嫂耳。以嫂之天資穎敏，心竅玲瓏，使得研究新學，與兒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，必能橫掃千人，獨樹一幟。惜乎生不逢辰，才尤憎命。青春負負，問誰還乾淨之身？墨獄沉沉，早失盡自由之福。來者縱尚可追，往者已不可諫。梨嫂，梨嫂，胡兄之死也早，而嫂之生也亦早耶？」

自筠倩就學鵝湖後，梨娘失一良伴，益復無聊。雖遇良辰佳節，恒鬱鬱不歡，視他人之勃發，嗟實命之不猶，中心感憤，莫可名言。幸筠倩月必一歸，歸必三四日始去，積匝月之離思，傾連宵之情話，尚可藉以抵償。筠倩尤善詼諧，能解梨娘頤。兩人恒徹夜不眠，擁衾待旦，別後則彼此以書代語，泱泱之間必有數函往復，魚箋疊疊，忙煞寄書郵。梨娘孤棲半世，於世已等畸零，彼視筠倩而外，更無第二親愛之人。孰知孽緣未了，冤債正多。筠倩去而夢霞來，恨海翻騰，情場變幻。梨娘心腦中，遽多增一親愛者之影。然梨娘雖移其愛於夢霞，而於筠倩一方面，別時惆悵，去後思量，郵函往還，仍未嘗稍形冷落也。

方夢霞之初至也，筠倩適告假歸。夢霞於窗櫺間望見之，雖驚其豔，而覺其媚媚中含有一種英爽氣，令人不敢平視。既見之後，如浮雲之過太空，腦海中不復留其影象。至筠倩之於夢霞，則更形淡漠。在家時少，在校日多，平日間但知家中有夢霞其人，而於夢霞之年貌、品性，固屬茫然。即夢霞之里居姓氏，亦未能一一詳悉。彼性本落落，素不作小兒女之喋喋。此時方專肆志於學問，校課以外，不問他事，非遇事忽略，實未暇旁鶩也。即歸家後，除與梨娘談話時間外，輒終日兀兀，伏案如老儒，或溫習舊課，或翻閱新籍，家中事概置不理。故梨娘與夢霞交涉史，彼竟纖毫未悉。而梨娘亦深自隱密，心中事不敢輕遺小姑知也。

入門帶笑，見面含愁。鵲報簷前，了無喜意。鸚迎窗下，亦少歡聲。筠倩久別梨娘，懷思頗切。兩星期來，又為預備試驗，未暇作書問訊。考試事竣，即鼓棹還鄉。自念得與久別之梨娘，攜手碧窗，談衷深夜，紅燈雙影，笑語喁喁。此後遲遲夏日，家庭之樂事正多，可以追昔時聯榻之歡，而償數月分襟之苦。帆影如飛，家門在望。風花片片，煙草離離。昔日見之，以為牽愁惹恨之媒者，此時樂意在心，接觸於目者，無不足以增加其愉快。彼梨娘之相念，當與餘同，今日見我歸來，更不知當若何歡慰也。